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華胥生

華胥生，鄭姓，夢白名，別字蓮生。其母方妊，夢一丈夫，美鬚髯，神采煥發，直入房闈，鄭母呵止之，曰：「與君素不相識，輕闖人家閨閣，何無禮也！」其人手執菡萏一枝，作碧色，拈髭微笑曰：「吾唐代李青蓮也。以此為汝子，當位極人臣，富貴無比。」言竟，擲花懷中，驚而遂覺。及生，名之曰「夢白」而字之曰「蓮生」，輒話其夢於戚串間，誇示異兆，群以為此子將來必非凡品。既長，丰姿秀徹，玉樹瓊枝，未足方喻。讀書穎悟異常，俱如宿習。眾皆謂鄭氏有子矣。惟性喜睡，戌時臥必至辰杪始起，一入黑甜鄉即不復醒；有時書聲瑯然，出自帳中，聽之，則皆日間所讀之書，如瓶瀉水，不失一字。翌晨問之，茫然若不記憶；固詰之，微笑不語，但曰：「夢中自有佳境，勝於今日所處百倍。」久之喑然若癡，親戚故舊都不識認，所言皆夢中事，或喃喃似與人語，諦聆之，盡操中州方音，與生判若兩人。或謂其父母曰：「此趾離之神故作狡獪，必當有以禳之。聞淮提庵中新來一僧，善為人圓夢，人有作惡夢者，謂為不祥，僧能代之祓除。」爰以重金聘之來。僧甫入門，一見生，即然駭曰：「此華胥國賢臣也，為太平宰相三□年，勛業之隆，莫之與京。」因謂生曰：「何不將夢中緣因筆示一二，以曉世人，用釋其疑。」生頷之，曰：「唯。」僧乃稽首頂禮而去，不受一錢。由是生夜之所夢，日必紀之於書，事多者一日或盡紙數□番。顧秘不肯出示人。或有竊其稿出外者，轉相傳鈔，遂行於世。其書曰《華胥實錄》，故生自號為華胥生。

生夢中所生之地曰槐安里，在洛陽城北。姓梁，郡中巨族也。父持國，字聘臣。曾居卿貳，致政歸田，優游泉石。以乏嗣，祈子於定光佛，晚年遂得生。產時有絳雲一片覆其屋上，遂名曰絳，字曰雲生。□二歲入邑庠，□六歲登賢書，□八歲捷南宮，授詞林，看花走馬，一日而名動京師，世家大族爭欲婚之。生雖志切求凰，而欲自擇配，婉辭卻焉。一夕，上萬幾之暇，留心典學，偶讀莊子《南華·秋水》篇，意有所會，特御便殿，召新進士赴講筵，各抒所見，詮解其義。生所解與聖意默相契合。上大悅曰：「李嶠真才子也！」命徹御前金蓮燭送歸，異數也。上知生未婚。時大學士董淇有一女，慧美絕倫，以才貌聞遠近；曾以消夏詞令諸閨人屬和，而女作獨為擅場。上親謂董曰：「佳人必配才子。以卿女嫁梁生，真一對佳耦也。卿意以為何如？」董稽首曰：「謹如聖命。」董雖籍隸楚南，而近已家居河內，與生相距非遙，因請於上，乞假送女完婚。上許之，特書「玉堂歸娶」四字賜生，一時士論榮之。

生自登仕版，屢主文柄，大考又列一等首，特予升銜授為江蘇督學使者，即日鳴騶就道。其年猶未三□也。生豐裁峻整，絕請托，杜苞苴，一切干謁，莫敢至其前。鑿空衡平，所拔多知名士。孤寒而負才具者，必厚以膏火，以成其學，朝猶白屋，暮入青雲，其造就人材之速如此，單族寒門，至呼梁生為慈父。三年任滿，宦囊中儲有一萬八千金，散置諸各學，曰：「今歲貧衿有缺資斧不能應秋闈者，請開列姓名，按數給予，毋使一人或遺；或有不足，無妨請益。」各學聞之，歡聲雷動。

歸途以小病，偶憩金閭木瀆。有朱君昂者，精岐黃術，即有重症，刀圭所投，無不立奏奇效。朱生本故交，至是枉道訪之，相見歡然。朱貧甚，不能具午餐，供脫粟飯，以草具進。生食而甘之，曰：「豆羹蔬食，別有風味，勝於膏粱□倍矣。」朱頻歲不得意，子觴妻病，常日過八磚，猶未舉火。生慨然曰：「范叔何一寒至此哉！」呼從人啟篋持五百金，畀之曰：「旅橐無多，聊供卒歲需。」朱賢辭不受。生曰：「誠知君介然；此非盜泉也，受之何害？」朱乃不敢卻。

生出外，望遠近諸山，蔥翠萬狀，爽氣豁眉宇，爰舍輿而步行。不數百武，風景愈佳，不禁叫絕。附近一村落，茅舍參差，環以竹籬。中有瓦屋□餘椽，門對青山，窗臨碧水，溪聲潺湲，渡以略，景狀幽寂，無異仙境。繞屋梅花不下千五百株。朱曰：「使君若於春初至此，如游香雪海中，其為娛目賞心，當必別饒清致也。」生之來也，屏車騎，減驕從，鄰右皆不知其為貴人。與朱言時，對岸雙扉忽呀然開，有雛鬟偕一女郎，沿溪微步，體態娉婷，丰姿媚，神光離合，不可一世。生曰：「妙哉此姝！當是天仙化人，離閨苑而臨塵寰，必非鄉里中所有也。」朱曰：「此女郎與寒舍略有瓜葛，亦世家女。聞氤氳使者尚未繫以赤繩，不知將來誰家郎有福消受。」生聞之心動，附朱耳言曰：「余娶婦□年，未占一索，本欲覓小星為嗣續計。不知彼肯居□室否？請君代為謀之。事苟可成，即以萬鎰作聘金，亦所弗吝。」朱曰：「容徐圖之，我家東鄰賣花媼可達消息。女郎兄亦列庠序，近為君所識拔，或易籌也。」閱日，朱報命曰：「諧矣。特女郎須一見君，約於梅花嶼懺紅閣彼此觀面。」

翌晨，飯罷即往，徘徊閣中，讀壁間詩畫遲之，久不至。憑闌凝佇，遙見女郎紈扇羅衫，翻然而至，比昨日丰神尤為韻絕。入閣，即坐於闌干側。生略前視之，俯首不作一語。偶轉睛偷睨，與生目適相值，嫣然微笑，即起而去。於是姻議遂成。擇吉設青廬，禮同伉儷。

既歸京師，與大婦甚相得。女亦識字工詩，或倚石裁箋，巡簷覓句，彼此唱和，積有詩篇，生為題其眉曰《鸞鳳和鳴集》，名其詞曰《雙聲合刻》。京師同寮中有嫉生者，擬以此事登白簡。生曰：「與其為他人所先，不如自我發之。」乃上章自劾。上閱之，笑曰：「此特風流之小過。況學政非地方官比。」特置不問。生岳父董柄政已久，多尚權術，賄賂公行，黜陟由己，私人僉王，群布要害，朝野多為之側目，指之曰「董黨」。生頗不以董所作為然，常與其女言，歎吁歎息。董女曰：「君既知泰山為冰山，何不早言？倘言而聽，幸甚；不然，盡我心，無後悔。」是年，適董六秩壽辰，先期，家人小宴，團欒環坐。酒酣，生起捧觴為壽，曰：「公今者聖眷優渥，爵位崇隆，已處人臣之極地，中外僚屬忌嫉者多，皆思乘間覬覦，獻讒黜座，特以君寵未衰，未敢竊發耳。脫有疏虞，禍機立伏。茲時皇儲未建，忠蓋之臣，咸懷憂思，進言者多獲罪，以公諫無不聽，言無不用，人皆屬望於公，以冀回天。公誠於此時造膝面陳，以肺腑婉格之，上未嘗不俯納也。如允所請，富貴且終其身；設使上意不可知，自此乞骸骨，歸田里，直道更存天壤，他時書之史冊，必以公言為然，則公所獲滋多矣。」董頷之，連夜促生具疏，約略數千言，明旦入朝，泣涕陳詞。上為之感悟，更反覆閱之，曰：「疏詞當非出君手。」董頓首至地，曰：「誠如聖諭。臣婿為之，成於密室，即臣女亦不及知也。」董甫退朝，得旨報可。即以生參贊樞密，立躋卿貳。

此皆生所自述也。後生別無他異，卒以潦倒終。吁！幻由心造，魔自境生，於夢何尤哉！